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侯爵府纪事

LOS PAZOS DE ULLOA

■ [西班牙] 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 著

EMILIA PARDO BAZÁN

■ 崔燕 译

CUI YAN

■ 丁文林 校

DING WENLIN



花山文艺出版社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侯爵府纪事

LOS PAZOS DE ULLOA

■ [西班牙] 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 著

EMILIA PARDO BAZÁN

■ 崔燕 译

CUI YAN

■ 丁文林 校

DING WENLIN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侯爵府纪事 / (西)巴桑著;崔燕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80673-524-0

I. 侯... II. ①巴...②崔...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102416 号

本书的出版得到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司的慷慨资助。

丛 书 名 :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书 名 : 侯爵府纪事

策 划 : 袁殿池

责任编辑 : 梁东方 申 强

美术编辑 : 赵小明 宝 坤

装帧设计 : 赵 健

责任校对 : 童 舟

出版发行 :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 0311-88643226/7/8/9

邮购热线 : 0311-88443235

传 真 : 0311-88643225

印 刷 :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216 千字

印 张 : 8.625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73-524-0/I·263

定 价 :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两年前，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于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目的，筹划出版部分西班牙的经典名著。于是出版社和译者共同商定了几个选题，并向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司申请了出版资助，这样便有了眼前这部《侯爵府纪事》的译本。

《侯爵府纪事》是19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女作家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1851~1921）的代表作品。虽然不能说这是她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但毫无疑问这是她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是一位才女，著述颇丰，其文学创作涉及多种体裁：有诗歌、散文、游记、戏剧评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及文学批评等。然而，她之所以能够在西班牙文坛占据一席重要的地位，却是仰仗她的小说创作，而其小说作品中最成功、最受读者欢迎、评论界评论最多的就是这部发表于1886年的《侯爵府纪事》。

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的加利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拉科鲁尼亚。她家境殷富，自幼喜欢读书，早在16岁时便开始文学创作，在《加利西亚年鉴》上发表诗歌。后随父母迁居首都马德里。马德里的文化氛围是地处偏远的加利西亚所无法比拟的。她在这里如鱼得水，积极投入各种文化活动，以文会友，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她还到部

分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游历，开阔了眼界。在法国，她参加过著名的文人集会并与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左拉相识。

1879年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巴斯夸尔·洛佩斯：一个医科大学生的自传》，此后她便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小说的创作。总体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现实主义阶段，包括上面提到的她的第一部小说以及1881年出版的《未婚夫妇之旅》。第二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包括1882年创作的《烟草女工拉特里布娜》，1886年的《侯爵府纪事》和1887年的《大自然母亲》。第三阶段：理想主义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主要作品有1894年出版的《堂娜米拉格洛丝》，1896年的《一个单身汉的日记》，1906年的《梦幻》和1908年的《黑色的美人鱼》。这一时期，她的创作转向了唯灵论派，作品中的宗教意识逐渐增强。此外，由于她对俄罗斯文学十分偏爱，所以从她这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她曾经创办过一份刊物，名为《新戏剧评论》，共发行了29期，每期100多页，令人惊讶的是，这份刊物由她一个人编撰。1908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丰索十三世授予她伯爵称号，从此以后，她的作品均以帕尔多·巴桑女伯爵的名字签发出版。从1916年开始，她在马德里大学任当代文学教授。她学识渊博，对英、法、俄等国文学均颇有研究。

说到此，我们应该介绍一个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所生活的时代。

19世纪的西班牙是一个动荡不安，处在激烈变化中的时代。首先是拿破仑的军队侵占了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持续6年的“反法独立战争”（1808~1814）。虽然西班牙人民最终赢得了胜利，赶走了法国入侵者，但西班牙王朝的腐败和没落已洞若观火。



法国占领期间，西班牙王朝失去了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殖民地人民趁机掀起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从1810年至1825年期间，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纷纷宣布独立，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仅剩下古巴和波多黎各仍在西班牙统治之下。

1823年至1833年，凶残、反动的君主斐迪南七世执政，西班牙陷入最为黑暗的十年君主专制统治。斐迪南七世死后，他惟一的女儿伊莎贝拉即位，但由于年幼，暂由其母后克里斯蒂娜摄政。此举遭到国内最反动的封建大地主和部分贵族的反对，他们欲拥戴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卡洛斯为王。于是引发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两次卡洛斯战争（1833~1840和1872~1876）。

19世纪的西班牙，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极其缓慢，工业化程度远不及英、法、荷兰等国，城乡人民的贫困化十分严重。保皇党势力非常强大，其中最为反动的就是卡洛斯党，他们极力要把西班牙拉回中世纪的状态。另一方面，主张革新的资产阶级力量比较脆弱，双方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

1873年西班牙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但是无法控制国内混乱的局势，不到一年便夭折，阿丰索十二世登基，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始了王权“复辟时期”，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暂时稳定了政权，但基本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一直存在，因此帝国的衰弱日益加剧。

1898年爆发了“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被迫承认古巴独立，并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两块殖民地割让给了美国。这样西班牙就丧失了其全部的海外殖民地。一个昔日的殖民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了。这一事件震撼了西班牙全社会，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

19世纪的西班牙文坛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发展过程。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20

年代开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的影响下，西班牙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兴起，至 50 年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有四位：新闻记者、散文家拉腊；诗人、戏剧家里瓦斯公爵；抒情诗人埃斯普隆塞达以及抒情诗人、戏剧家，被誉为“西班牙的雨果”的何塞·索利亚。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60 年代，其代表作家是诗人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以及罗萨莉亚·德·卡斯特罗（女），当然也不应该忘记被称作“新浪漫主义戏剧家”的何塞·埃切加赖。

19 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在西班牙文坛崭露头角，60 年代末，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的影响下，适合资产阶级阅读口味的叙事体文学：现实主义小说得以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小说家，如何塞·马利亚·佩雷达；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胡安·巴莱拉以及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等。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有关左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信息被介绍到西班牙，此后左拉作品的西文译本在西班牙大量出版发行。再以后龚古尔、莫泊桑等其他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介绍到西班牙国内。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自然主义已成为西班牙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新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对自然主义文学大加抨击，说这个流派热衷于描写“不道德”的行径，应当抵制。而一些思想进步的作家却对自然主义持肯定的态度。

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她的小说《未婚夫妇之旅》（1881）的前言中阐述了她对自然主义的看法。此后两年，她又陆续发表了 20 篇论述自然主义的文章，并在 1883 年结集出版，书名为《震撼人心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她对现代的科学精神表示欢迎，赞赏左拉以自然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反驳那些指责左拉的作品“伤风败俗”的人们。她认为左拉并不宣扬和支持恶习，而只是

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她赞同“小说不再仅仅是让人们排遣烦恼的工具”的观点，认为小说应当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和探讨。虽然她从总体上对自然主义文学持赞同态度，但同时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拒绝承认生物遗传决定论，反对过度描绘淫秽、龌龊和不堪入目的事物。巴桑部分地吸收了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将其融入西班牙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

《侯爵府纪事》就是一部颇具自然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年轻、单纯的神甫胡利安·阿尔瓦雷斯被派往位于加利西亚乡村的乌约亚侯爵家协助主人堂佩德罗管理庄园，同时担任该地教堂的神甫。进入侯爵府后，他很快感受到村里的暴力氛围，发现了侯爵府中的种种丑行。堂佩德罗和他家中的女仆萨维尔通奸，育有一子，名叫佩卢乔。萨维尔的父亲普里米狄沃奸诈、凶狠，他利用这层关系，控制了侯爵府上下所有的人。神甫胡利安鼓动侯爵到圣地亚哥亲戚家小住，堂佩德罗在城里与亲戚家叫“努恰”的姑娘结了婚，几个月后偕新娘返回乌约亚侯爵府。努恰不久生下一女，堂佩德罗十分不快，从此对难产后生病的努恰不管不顾。努恰觉察到丈夫与萨维尔的不正当关系，并看出佩卢乔是堂佩德罗与萨维尔所生。努恰身体状况恶化，同时普里米狄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加害她们母女。努恰求助于胡利安神甫帮她们逃离乌约亚侯爵府。被普里米狄沃发现，报告了侯爵。侯爵控告胡利安神甫引诱其妻，将其驱逐出村。努恰在胡利安神甫走后半年去世，普里米狄沃也因竞选问题被人暗杀。十年后，胡利安神甫再次返回乌约亚侯爵府，在努恰的坟前见到她的女儿和佩卢乔在一起玩耍。

这部作品把加利西亚农村严酷的社会现实，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毫不掩饰地呈现给读者，将农村贵族的道德沦丧、腐朽堕落给以无情的揭露。将农村一些人的落后、野蛮、愚昧、胡作非为

的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作者在揭示这些现实的时候，尽量做到客观，不加任何评论，也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字里行间仍能够看出作者的倾向性，因为她与贵族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埃米莉娅·帕尔多·巴桑的作品在她同时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中间曾引起不同的争论。有人抨击她的作品，也有更多的人称赞她的作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她丰富的想像力和非凡的创造力，她一生创作的五百余篇各类题材的短篇小说就是明证。

在这里，我们荣幸地把她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侯爵府纪事》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希望通过她的作品，让大家了解这位多产的和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了解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并通过作品了解多一点西方的文化。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司慷慨赞助了《侯爵府纪事》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丁文林





尽管骑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劲拽住惟一的缰绳，嘴里不停地重复着温和的训斥，可那匹瘦骨嶙峋的劣马还是固执地冲下了斜坡，一阵匆忙凌乱而略显疯狂的脚步，几乎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了。不过，从圣地亚哥通往奥伦赛官道上的这处斜坡的确十分陡峭，就拿过路人来说吧，谁路过这儿都会忍不住摇摇头，嘴里顺便嘟囔一句“这比法律规定的坡度不知高出了多少个百分点”之类的话，而工程师们只要仔细观察这条路的方向，就不难发现这附近定有某位政要的庄园，或某个重要人物就住在不远的地方。

骑手满面通红，不是辣椒火红的颜色，倒有几分草莓般的鲜艳。显然，这是淋巴体质的人特有的脸色。骑手相当年轻，身子瘦弱，要不是下巴上的胡子和一身的教士装束，怎么看都是个孩子。虽然身上落满了马蹄扬起的黄色尘土，但还是不难看出他身上的黑色平绒大衣剪裁相当随意，样式也比较简单，无法和一般教士的平民装束相提并论。黑色的手套虽然还有几成新，但因为经常接触粗糙的马笼头，早已磨得漆黑发亮了。头上的毡帽也是如此。帽檐几乎压到了眉毛上，因为他实在担心一路的奔驰颠簸会把帽子掀翻在地。对年轻的骑手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了。简陋的大衣领子下露出一指多高的领巾和一串念珠。这个年轻人显然不谙骑术：只见他身子俯在马鞍上，两腿紧紧地夹着马

肚子，一副随时都会晕过去的样子，脸上满是恐惧的表情，好像胯下的弩马是一匹性子狂野的烈马。

马儿冲到坡底之后，恢复了平缓的脚步。骑手也终于从圆形的马鞍上直起了身子。这一阵该死的狂奔差点把他全身的骨头都拆散了。他吸了口气，摘下毡帽，让汗涔涔的前额能够感受一下傍晚凉风的吹拂。日头已经偏西，阳光斜斜地照在黑莓地和四周的篱笆上，路旁有个穿着衬衣、挽着袖子的农民，正在挥动着手中的锄头铲除水沟旁的杂草。农民身后不远处的谷堆上搭着他的外套。骑手扯了扯缰绳想勒住马，而马儿仿佛在下坡的奔跑中耗尽了前进的愿望，立刻停下了脚步。农民抬起头，帽子上的金属片在阳光下闪动了一下。

“您能告诉我这儿离乌约亚侯爵府还有多远吗？”

“您是去侯爵府吧？”农民没有回答，而是重复了骑手的问题。

“是的。”

“就在那边，”农民低声说，一边伸手指了指远处，“要是您的马跑得够快的话，剩下的这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您得先到松林，那儿，看见了吗？然后您再向左拐，接着您就能在右边找到一条小路，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到十字路口……到了那儿您就不会再迷路了，因为从那儿您就能看到侯爵府了。那房子可真是大极了……”

“可是……到底还有多远呢？”这位教士骑手有些不耐烦了。

农民挠了挠晒得黝黑的脑袋。

“没多远了，没多远了……”

说完就不再废话，低头继续繁重的工作，仿佛他手中握的不是锄头，而是千斤重的物体。

虽然骑手仍没能搞清楚“没多远”到底有多远，但是他还是无奈地踢了踢胯下的弩马继续赶路。松林倒是不远，只是密林中



的羊肠小道实在太窄了。可骑手和他的马儿别无选择，不得不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小路隐藏在密密匝匝的松林中，根本无法通行。然而，好样的马儿，果然不负加利西亚马擅长走崎岖小路的盛誉，一路上走得平平稳稳。只见它低着脑袋，伸头探路，仔细辨认着哪是车辙形成的水沟，哪是石砾铺就的羊肠小道，哪儿又出现了肆意横在路中间的断枝。马儿一点点地往前挪动脚步，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段极为狭窄的小路，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大片的松林和满山遍野的荆豆出现在眼前。幸好马儿没有贸然地一脚踏到耕地上。那是一小块菜地，表明附近有人居住。马儿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它的脑袋探入了柔软的“地毯”——一堆粪便中。在当地农村，人们通常把粪便堆积在家门口。一个女人正坐在门口给孩子喂奶。骑手再次勒住马。

“太太，请问，去乌约亚侯爵府这么走对吗？”

“对，对……”

“那么……还有多远？”

女人挑了挑眉毛，神情说不上是冷漠还是好奇，她用当地的土语，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也就狗能跑的那么远吧……”

“什么鬼地方！”骑手心想，虽然不能确定狗究竟能跑多远，但对马儿来说，想必还得跑不少路。不管怎么说，只要能走到十字路口就能看到侯爵府了……又回到了和刚才一样的环境，就看他能不能找到那条小路了，右边……连个影都没有。脚下的山路倒是宽敞了许多，沿途不时可以看到一片片的栎树林，或者枝头仍然挂着果实的栗子树，路的左右两边，大片的欧石楠长得十分茂密。骑手隐约感到不安。这也难怪，他生长在一个宁静、安详的小镇，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孤寂、广漠而荒蛮的大自然，脑海中自然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旅客被劫、在荒郊野外被人杀害等故事情节。

“这鬼地方，真困人！”他自言自语道，面前阴森的景象使他的心提了起来。

当他终于看到通向右边的那条小路时，心情不由得变开朗了。小路依稀可辨，道路崎岖狭窄，夹在两堵石砌的围墙之间，只能容纳两匹马并驾齐驱。教士调转马头，凭借马儿的灵巧来躲避障碍物。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不禁吓了一跳：一个漆成黑色的木制十字架，周围饰以白边，半倚半靠在墙上。教士明白这类十字架通常表示有人曾经在此死于非命，他划了个十字，念叨了一句“我主保佑”。就在这个时候，马儿仿佛嗅到了某种狐狸的味道，微微地打了个战栗，双耳警觉地竖立起来，连向前迈出的脚步都显得有些惶恐，不过仍旧飞快地把骑手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一棵参天的栗子树茂密枝桠的环抱中，矗立着一个石头十字架。

十字架做工粗糙，选料随意，一眼望去，仿佛是罗马时期的作品。其实，这个十字架最多也就百十年的历史，出自某位小有才华的石匠之手，然而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年代，在这样一棵大树的掩映下，却显得如此诗意盎然，美丽非凡。骑手平静了下来，虔诚地祈祷着：“主啊，我们如此崇拜你。祝福我们吧，因为你用神圣的十字架曾经拯救了整个世界。”他一边祈祷，一边用目光搜寻着远处乌约亚侯爵府的踪影。应该就是山谷内那座塔楼旁边四四方方的巨型建筑了吧。骑手没顾得上仔细观赏，正准备俯下身去亲吻脚下的土地，突然间只见马儿“呼”地蹿了出去，两耳竖得高高的，显然是受到了惊吓。事态的确比较严重：就在咫尺之遥，响起了两记清脆的枪声。骑手吓坏了，紧紧地攥着缰绳，一动也不敢动，更不用说仔细查看四周的密林以确定进攻者究竟藏在什么地方了。还好，他的恐惧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十字架背后的陡坡上出现了三个人影，前面还有三条猎狗，这一景象足以说明猎犬主人手中的猎枪不是为他，而

是为山中的野兽准备的。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看上去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留着胡子，脸和脖子被太阳晒得黝黑，虽然他半敞着怀，手里拿着帽子，还是不难发现，他没有经过阳光曝晒的那部分躯体，即额头和胸膛的皮肤，仍然是白皙的。胸脯中间卷曲的胸毛是其强健体格的最好佐证。他的小腿上绑着皮制的裹腿，用卡子一直别到大腿处，右边的腰带上拴了一个鼓鼓的绳囊，左肩上挎着一支新型的双筒猎枪。第二个猎手似乎有些上了年纪，身材矮小，身份低微，不是仆人就是佃农。他的裹腿上没有卡子，腰上挂的不是绳囊，而是一个粗糙的麻布口袋；他的头发齐根剪得很短，背上的猎枪是一支老掉牙的活塞枪，绳子捆扎着帮助固定；脸上的胡须更是刮得干干净净。他面部消瘦，五官突出，棱角分明，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刻意掩藏的狡诈与谨慎。那种野性的狡诈，似乎更像是非洲红棕色人的，而不是欧洲人特有的。第三位猎手一看就是位神甫，这让骑手吃惊不小：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不是从猎手的发型，因为以前修剪过的地方已经被灰白色的乱发完全遮挡了；也不是从本该剃光胡须的下巴，因为他那青色坚硬的胡子茬足足长了快一个月了；更不是从领巾上看出来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戴领巾；也不可能是从他的装束上，因为他的装束和同伴们几乎完全一样；此外，他还穿了一双漆皮马靴，但是已经磨得非常旧了，褶皱处都裂开了口子。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名神甫，他的身上明显带有经常做祷告的痕迹，就连地狱中的熊熊烈火都无法消除这些烙印。谁也说不清这种痕迹到底烙在了哪儿：神态？举止？眼神？姿势？还是一切的一切？没错，他就是一名神甫。

骑手走上前去，再次重复了他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我，去乌约亚侯爵府这么走对吗？”

高个的猎人转向他的同伴，神情中充满了熟稔和威严。

“真巧！”他说，“在这儿就遇到我们的客人了……喂，普里米狄沃……这下，你可真是撞了大运了：我还想着让你明天早上去一趟塞柏莱，看看他到了没有……您呢，乌约亚神甫……这下，您可算找到帮您打扫教堂的人了！”

看到骑手仍然一脸的茫然，猎人又补充道：

“我想，您就是我舅舅拉赫先生推荐来的新神甫吧？”

“我就是，乐意为您效劳……”神甫兴奋地回答，一边试图跃下马背，这时，乌约亚神甫上前帮了他一把，“那么说，您……”他转过身，面对第一个猎手继续说，“您就是侯爵先生了吧？”

“我舅舅他老人家怎么样？您……从塞柏莱骑马过来的吧？”侯爵含含糊糊地打了个招呼，而新来的神甫也以同样好奇的目光不断打量着他。没错，就是他，凌乱的衣衫下透出一股强烈的男子气概，湿润而略显透明的皮肤，肩上挎着猎枪，这就是年轻的侯爵先生。不过，在高贵的外表下，年轻的侯爵全身散发出一种野性的魅力，眼中流露出来的坚毅目光和他亲切可人的欢迎方式实在大相径庭。

神甫毕恭毕敬地说：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在塞柏莱下了车，然后就找到这匹马。虽然好歹有马鞍什么的，不过都不怎么样……拉赫先生身体很好，依旧那么幽默风趣……连石头都会被逗笑的……虽说年事已高，可脾气却一如既往……您跟他长得真像，如果说他是您父亲，可真一点也不过分……小姐们也都很好，亲切而欢快……少爷在塞戈维亚不断有喜讯传来……对了，趁我还没忘……”

神甫在大衣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块折叠得非常整齐的手帕，一份《神学院通讯》和用橡皮筋勒着的黑色羊皮夹子，又从夹子里抽出一封信递给侯爵。猎犬们早已跑累了，现在筋疲力尽

地趴在十字架旁。乌约亚神甫用指甲挑了些雪茄烟丝，嘴里叼着卷烟用的纸，准备卷一支烟。普里米狄沃把枪托架在地上，枪筒抵着下巴，乌黑的眼珠一直盯着新来的神甫，一脸想探个究竟的神情。太阳慢慢地挪到了秋日寂静风光的中心位置。正在静静读信的侯爵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的笑声极为独特，紧促有力，从中流露出来的不是温和，而是一种无比的威严。

“舅舅，”他说，笑声则更加洪亮了，“老是这么爱开玩笑，这么风趣……他说他给我送来一位圣徒，专门为我祈祷，引导我皈依天主教……好像我犯了多少罪似的。喂，乌约亚神甫，您怎么看？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神甫粗重的嗓音像是从牙缝中硬挤出来的，“在这儿，我们大家都保持着受洗前的纯真。”

说完，乌约亚神甫挑着浓密的眉毛，瞥了一眼新来的教士，那神情，仿佛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扫视着毫无任何经验的新兵，心里随即涌上一股深深的蔑视。这位俊秀的年轻神甫，一脸孩子的稚气，只有金色眉毛间的那份认真的神态和满脸苦行僧似的表情才能和神甫这个称号勉强扯上点关系。

“您是叫胡利安·阿尔瓦雷斯吧？”

“愿终生为您效劳。”

“您没找到去侯爵府的路吗？”

“我费了不少劲才找到这儿。这边的人都说不清楚，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所以……”

“从现在起，您不会再迷路了。您愿意再骑马吗？”

“先生，已经不远了。”

“普里米狄沃，”侯爵吩咐道，“牵着这四匹马。”

说完便迈步前行，不时回过头来和跟在身后的神甫说上两句。普里米狄沃顺从地走在最后，乌约亚神甫也落在后面，用纸

煤点燃了他的烟卷。普里米狄沃凑到他身边，说：

“喂，你觉得这位新来的神甫怎么样？你可不太理他，是不是？”

“噢！……现在流行把穿戴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就会有不少领巾、手套、皱领之类的东西……如果我是主教，一定叫他们把手套给摘了！”